



用指尖“读”出人生的厚度 用耳朵“听”出世界的广度 盲人教师弹奏出铿锵的 命运交响曲



昨日，是第42个国际盲人节。在我国，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位盲人，每分钟就有一人加入这个行列。在上千万的视障者当中，有人因行动不便而困守家中，也有人不愿向命运低头。在我们身边，就有这样一个群体：他们看不见光，却依然努力发光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他人。

郑建伟，一位全盲的英语教师，他是重庆市盲人协会副主席，“全国自强模范”，也是一群视障孩子口中的“郑老师”。

他用指尖“读”出人生的厚度，用耳朵“听”出世界的广度，在黑暗中，弹奏出一曲铿锵的“命运交响曲”。

在黑暗中萌芽 他决心自学英语当老师

1983年，郑建伟出生在重庆黔江。先天性双目失明，一级视力残疾。他的童年世界，没有色彩，只有声音和触感。在重庆的盲校读完初中后，郑建伟一度感到前路迷茫。直到听说青岛开办了国内第一所盲人普通高中，他感觉这也许是一个机会。1998年，他顺利考入这所高中。

高中毕业后，郑建伟决心考大学。2001年，他通过单招顺利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，学习针灸推拿。2006年毕业后，他回到老家黔江，在一家中医院做了一名针灸理疗医生。

工作稳定，待遇不错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已是盲人一条非常不错的出路。

可郑建伟不这么想。工作三年，互联网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。他了解到，国外很多大学都招收盲人学生，可以和普通学生一样接受融合教育。

“我想读研，我想当老师。”这个念头，像一粒种子，在郑建伟心里生根发芽。

可出国读书，需要熟练掌握英语。郑建伟告诉记者，当时自己参加高考时并没有考英语，大学里也不用过四六级，自己的英语水平近乎一张白纸。

“我不想给自己留后路。”2009年底，郑建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：辞职，专心学英语。

辞职容易学习难，对盲人来说，学英语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首先，教材就是一道坎。郑建伟需要把普通教材转换成盲文。那时，基本没有现成的备考雅思的盲文英语教材，他得先把实体书扫描、识别，再请父母、朋友帮忙校对，最后用盲文复印机打印出来。

然而，盲文复印机价格昂贵，机构少有。郑建伟托朋友四处打听，几个月后终于在重庆图书馆找到一台，而且可以免费打印。

于是，郑建伟打印了半套《新概念英语》盲文教材。这半套教材，堆起来有七八十厘米高，几乎及腰。

“当时我还闹了一次尴尬，可能是打印太多了，平时没怎么使用的机器都卡住了。”郑建伟回忆，好在工作人员热心地帮忙修好。

但教材要是全部打完会很多，费时费力，郑建伟说，学习剩余的教材，他只能靠反复听。

盲文阅读，远比普通阅读更耗时。每个字母都有相对应的盲文，在每页近半米宽的盲文书上，一个略长的英语单词就需要占据一行。抱着堆积如山的盲文英语资料，摸着牛皮纸上密密麻麻的凸点和凹点，郑建伟开始自学。

每学一个单词，他要先把字母“摸”完，然后在心里拼读。普通人一小时能看完的内容，郑建伟需要两三个小时，手指一排一排地滑动，一点一点地往下摸。



郑建伟正在上英语网课

听力训练更是艰难。“如果听不懂只能停下来查原文，不可能边看边听，而且缺乏反馈，尤其是说和听，全靠自己摸索。”郑建伟说。

三战雅思考场 独自踏上异国求学之路

郑建伟没有回头。2011年9月，他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，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位盲人雅思考生。

考前，郑建伟与考试方反复沟通，确认他需要的合理便利：盲文试卷、电脑答题等。

考试那天，他拿到了一份特殊的考卷——接近100页的单面盲文试卷，高高的一摞。他的考试时间，也和其他考生不一样，整整12个小时。

考场就设在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办公室，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单独设立的考场。“中间有休息，除了口语部分，其他科目的时间均得到了延长，监考考官都换了两三轮。”郑建伟笑着回忆。

第一次考试，郑建伟考了5.5分（满分9分）。他不气馁，前前后后考了三次，花了一年多时间。2012年夏天，郑建伟第三次走进考场，终于拿到了6.5分的成绩，可以申请学校了。

随后，郑建伟陆续收到了英国好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。最终，他选择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，攻读对外英语教学硕士，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唯一的中国盲人学生。

2013年9月，郑建伟独自一人踏上去往英国的求学路。

初到异国，语言仍是最大的障碍。课程多，压力大。上课前，老师会先发课件给他预习；平时他要用录音笔把每一堂课、每一次正式谈话都录下来，回去反复听。

“其实就是不断地重复，就得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。”郑建伟说。

有一次，郑建伟和老师“一对一”谈话。他提前准备了问题，可聊了一个多小时，他还是觉得老师总是“偏题”。他反复提问，老师依然“答非所问”。

沮丧地回到家，郑建伟拿出录音笔反复听，才发现老师其实一开始就



回答了他的问题。

“可能是我的语言使用焦虑，导致在现场没听懂。”郑建伟笑着说，“本来自己也没太多信心，时常怀疑自己，担心老师不耐烦，其实并没有。”

还有一次，郑建伟需要一本参考书，但没有电子版。老师便利用休息时间，亲自为他需要的部分录了音。

郑建伟至今记得当时有一门教学实践课，要求全英文教学，又无法使用肢体语言，他压力巨大。

“会不会丢人？会不会让人家觉得，视力障碍的人能力就是差？”指导老师看出了他的焦虑，对他说：“你不必在意自己是盲人这件事。放下这个包袱，也没必要隐藏。不用处处提及，更不用因为看不见而担心做得不完美。”

这番话，像一束光，照进了郑建伟的心里，也影响了他后续的选择。他终于明白：“以前就是因为自己看不到，所以更要去证明自己，其实这就是‘心虚’。后来，便慢慢放下了这个执念。”

那一次教学实践，郑建伟还是因为紧张忘了把词典发给大家。“这不完美，但不是因为我是盲人，而是教学本身就不可能完美。”

这次经历，对他触动颇深。“做不好一件事的原因有很多，残障只是一个特点，无所谓好坏，在某些条件下是劣势，在另一些条件下，却是优势。”郑建伟说。

2014年，郑建伟顺利毕业，拿到硕士学位。

创办公益课堂 照亮更多黑暗中的孩子

学成归国，郑建伟回到重庆黔江，决心投身教学。

2015年，他在家办起了英语培训班，面向普通中小学生，教课外、中高考、四六级、雅思等英语。他的学生中，有的考上了985、211，有的保送清华，有的出国深造。他靠自己的努力，不仅仅养活了自己，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。

但郑建伟心里，始终放不下那群和他一样身处黑暗的孩子。

2021年，郑建伟来到中心城区，和几个朋友商量：“要不要给视障娃娃在网上开英语公益课？”“郑老师公益课堂”就这样诞生了。

很多全盲的孩子想学英语，却很难找到愿意接收的机构。郑建伟的课堂，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。这里不仅是学英语的地方，更是康复

和社交的平台。

有一个叫多多的孩子，视力障碍加多重残疾。刚来上课时，多多年仅六岁，只会重复无意义的音节，说话含糊不清。

郑老师没有放弃，一年下来，多多的发音清晰多了，能跟着说更多内容，甚至学会了一部分中英文盲文。今年，多多已达到入学标准。

“这个课堂的存在，是给家长们一个坚持的理由，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”郑建伟说。

课堂里，也有闪闪发光的学生。

一位来自外省的七岁全盲男孩小黄，是班里年龄最小却是最优秀的学生。他善于提问，知识面广，思考细致。如今，上五年级的他，已学到《新概念英语》第二册，做题能力不输初中高中生，英语成绩更是考到年级第一。

小黄不仅自己学，还把同学介绍来郑老师的课堂。有一个低视力的女孩，在普通学校就读，曾是班上的“小透明”，自卑、没有存在感。来到郑老师的课堂后，她通过朗读找到了自信。后来女孩的老师发现她读得越来越好，经常请她领读，女孩的英语成绩也考到了全班第一。“在班上，她越来越自信了。”郑建伟的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
四年来，郑建伟的公益课堂已教过50多名残障学生。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，有的读上了普通高中，“相信再过几年，一定会有孩子考上普通大学。”他信心满满。

如今，郑建伟的生活更加忙碌。每周五晚上，他要给两个公益班上网课。一个中阶班，一个初阶班，共30人左右。周三周四，他还要花上三四个小时批改作业，然后再一一发给学生。

今年，郑建伟与朋友合伙在黔江打造了一个专升本培训机构，他想通过商业反哺公益。

他计划，将盈利的一部分用于公益项目：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，支持困难残疾学生，开展公益助残活动；未来机构发展好了，还可以雇用残障员工，创造平等融合的就业环境。

“教育无障碍，人人可精彩。”郑建伟说，“我希望打破残障孩子与教育资源之间的鸿沟，让他们也能获得优质、无障碍的教育。”

记者手记

让更多“可能性”发生

采访结束后，郑建伟开始着手为国际盲人节活动做准备。

他说话语速平和，逻辑清晰，脸上常带笑容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从容自信的人，曾因“听不懂”而尴尬，因“不完美”而焦虑。

郑建伟用十几年的时间，从一名针灸医生，转型为英语教师，再到公益课堂的引路人、创业团队的带头人。

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：残障，只是一个特点，不是人生的定局。在黑暗中，他不仅点亮了自己，也正用一束微光，照亮更多人的路。

这束光，叫作“可能性”。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记者 杨妮紫



郑建伟正在阅读盲文版《新概念英语》